

生活往往是这样

邹月照

花城出版社



生活往往是这样

邹月照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一五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8,625印张 1插图160,000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平) 1——8,300册
(半精) 1——1,800册

书号10261·866 平装定价1.70元

大梦谁先觉

——序

孔捷生

我忘不了那道长长的流水，忘不了那象流水一般长的基围。在西江侧畔，我耕耘，播种，以空想家的激情去期待收获——那是很多年之后才开始应验的梦。

说穿了，我和不少知青一样，是个“文学病患者”，尽管已早早地承负起生活的重担。也许越是如此，越是要做梦。在那个悠悠空间，发僵的灵与肉仿佛得到了超度，哪怕是片刻的。

其实，文学病是人之“青春期综合症”的一种症状。不分年代环境，有多少年轻人染上这病，做过这梦。譬如当初在距我不远的一个村庄里，也有一位知青沉湎于同样的幻想中。他就是邹月照。

当我为此书作序时，可以说，他那遥远的梦也开始应验了。

只有在同一条路上跋涉而来的“道友”，才能体味到其间有几多艰苦与愉悦。此路实在太坎坷太曲折了。

却说文学病之所以称为“病”，皆因它确是传播热症与幻觉的疫苗。为斯迷醉，为斯燃烧，耗尽青春期过剩的热情。苦熬如许光阴，到头来，早生华发，不断的挫折与失望带来的焦灼感，渐渐冷却，退化成中年人的自嘲，老年人的回忆。

文学殿堂之森严，更在于它不因你发表了几篇作品就降下祥云接引，雕梁画栋的殿廊固然引人入胜，却长得没有尽头，足以消磨朝圣者的功力与锐气。我等之辈虽挤进山门探头探脑，不都在那长廊里茫然地徘徊过吗？

邹月照也是如此。然而，他毕竟没有却步，并且迈过了一道我认为很重要的门槛——他发现写小说原来不用去苦苦编织令人拍案惊奇的精警故事。人们平凡的生活中，竟饱含这么多有哲理、有情趣、单纯而美好的底蕴，有如清澈明净的泉水，在每个人足下的土层里咕嘟流动。

邹月照曾兴奋地告诉他的朋友——“我发觉写小说不象从前那么难了。”这标志着他突破了我们行话中所谓的“苦闷期”。他终于觉得，一段拾忆，一桩轶事，都可生发升华成文学作品——只要赋予真情实感。

我不免也经历过这阶段。此窍一开，还真有点如梦初醒的滋味。

大殿回廊拐过弯来，始觉别有洞天。读邹月照这部小说集，明显感觉到他从搜索枯肠到信手拈来的变化。仅此一点，已属难得。

有位作家说过一联朗朗上口、近乎格言的话：“我用人

生写小说，我用小说写人生。”这大概是对小说艺术的高度概括。

诚然，人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总和，看似平凡，实质复杂无比。

邹月照且缓为“渐入佳境”，而举手加额，佳境尚在山重水复的更深邃处。我辈都应自问，笔下那点哲理到底经得起几个来回的咀嚼？那些情趣究竟经得起几个时辰的玩赏？再现生活能让人去读不易，提炼生活能叫人去想更难。

单纯是一种美，深刻也是一种美。关键在于从单纯里发掘深刻，又须还原成生活本身浑然天成的形态。说到此，我也口占一联来应和上述那位作家的格言——“须从平凡觅精深，还将精深寓平凡”。

这是一个更高的门槛，我本人就为之徘徊自叹，未悟其道。但愿邹月照能先我登上那座宝殿吧。

总之，当我们都未臻此境界时，著有一本或十几本小书又何足论，不妨仍把文学当作一个尚未应验的梦。

年少多梦，踏上此途，难则难矣，却莫停步，即使青春不再，梦还是可以做下去的。且看探求者当中谁能豁然顿悟，领受艺术真谛之钵吧。

一九八五年春于广州

生活往往是这样

邹月照

目 录

序 大梦谁先觉

孔捷生

春夜

实况转播

告别

引擎

守岁

两部「作品」

山下开来洒水车

木匠与画眉

星球·轨道

生活往往是这样

妈妈呀·爸爸

阿拉伯

心灵透视镜

极端行动

二〇四

三三

四五

六六

八一

九九

一一七

一三三

一五六

一七九

二〇九

二二五

二五二

大梦谁先觉

——序

孔捷生

我忘不了那道长长的流水，忘不了那象流水一般长的基围。在西江侧畔，我耕耘，播种，以空想家的激情去期待收获——那是很多年之后才开始应验的梦。

说穿了，我和不少知青一样，是个“文学病患者”，尽管已早早地承负起生活的重担。也许越是如此，越是要做梦。在那个悠悠空间，发僵的灵与肉仿佛得到了超度，哪怕是片刻的。

其实，文学病是人之“青春期综合症”的一种症状。不分年代环境，有多少年轻人染上这病，做过这梦。譬如当初在距我不远的一个村庄里，也有一位知青沉溺于同样的幻想中。他就是邹月照。

当我为此书作序时，可以说，他那遥远的梦也开始应验了。

只有在同一条路上跋涉而来的“道友”，才能体味到其间有几多艰苦与愉悦。此路实在太坎坷太曲折了。

却说文学病之所以称为“病”，皆因它确是传播热症与幻觉的疫苗。为斯迷醉，为斯燃烧，耗尽青春过剩的热情。苦熬如许光阴，到头来，早生华发，不断的挫折与失望带来的焦灼感，渐渐冷却，退化成中年人的自嘲，老年人的回忆。

文学殿堂之森严，更在于它不因你发表了几篇作品就降下祥云接引，雕梁画栋的殿廊固然引人入胜，却长得没有尽头，足以消磨朝圣者的功力与锐气。我等之辈虽挤进山门探头探脑，不都在那长廊里茫然地徘徊过吗？

邹月照也是如此。然而，他毕竟没有却步，并且迈过了一道我认为很重要的门槛——他发现写小说原来不用去苦苦编织令人拍案惊奇的精警故事。人们平凡的生活中，竟饱含这么多有哲理、有情趣、单纯而美好的底蕴，有如清澈明净的泉水，在每个人足下的土层里咕嘟流动。

邹月照曾兴奋地告诉他的朋友——“我发觉写小说不象从前那么难了。”这标志着他突破了我们行话中所谓的“苦闷期”。他终于觉得，一段拾忆，一桩轶事，都可生发升华为文学作品——只要赋予真情实感。

我不免也经历过这阶段。此窍一开，还真有点如梦初醒的滋味。

大殿回廊拐过弯来，始觉别有洞天。读邹月照这部小说集，明显感觉到他从搜索枯肠到信手拈来的变化。仅此一点，已属难得。

有位作家说过一联朗朗上口、近乎格言的话：“我用人

生写小说，我用小说写人生。”这大概是对小说艺术的高度概括。

诚然，人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总和，看似平凡，实质复杂无比。

邹月照且缓为“渐入佳境”，而举手加额，佳境尚在山重水复的更深邃处。我辈都应自问，笔下那点哲理到底经得起几个来回的咀嚼？那些情趣究竟经得起几个时辰的玩赏？再现生活能让人去读不易，提炼生活能叫人去想更难。

单纯是一种美，深刻也是一种美。关键在于从单纯里发掘深刻，又须还原成生活本身浑然天成的形态。说到此，我也口占一联来应和上述那位作家的格言——“须从平凡觅精深，还将精深寓平凡”。

这是一个更高的门槛，我本人就为之徘徊自叹，未悟其道。但愿邹月照能先我登上那座宝殿吧。

总之，当我们都未臻此境界时，著有一本或十几本小书又何足论，不妨仍把文学当作一个尚未应验的梦。

年少多梦，踏上此途，难则难矣，却莫停步，即使青春不再，梦还是可以做下去的。且看探求者当中谁能豁然顿悟，领受艺术真谛之钵吧。

一九八五年春于广州

春 夜

我敢打赌：你们谁也没遇过这样奇特的相亲，况且竟然由女方——也就是我将要见到的姑娘提出的。她叫“媒人”（其实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转告我：“地点——湖滨公园里最尽头的一张椅子。时间——今晚八时，正负误差不超过五分钟。记号——男的带去一束花，女的挽个奶黄色皮革手袋。特别规定——不准带任何人同去。”奇怪吗？太奇怪了，这个“她”是什么人，诸如所属单位、工作表现、年龄、品貌等一切细节，我全不知道，只知道她姓王。

你们遇过这种相亲吗？恐怕没有！就是嘛，干吗不可以男女双方和“媒人”选定的一个客厅里，在光灿灿的日光灯下堂而皇之地见面？偏要象侦探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弄得鬼鬼祟祟，神秘玄乎的。她大概是位迷恋福尔摩斯的还稚气十足的淘气鬼！要不，她准是有明显的体形缺陷或面目丑陋不堪，怕在相亲时见到多余的人。因为多余的人往往爱评头品足。

“如果你认为这是胡闹，我通知朋友转告她，拉倒算了。这样的荒唐事，我从未……”我的“第一媒人”有点为难地说。

“不！完全可以按她的规定进行。”我急忙答。别见笑，

并非由于我出狱一年来桃运不济，年过三十，求偶心切的缘故。说实话，我打算见她不仅出于好奇。我想，既然人家明知我是劳改释放犯也乐意见面，自己能因为形式跟传统习惯相悖而拒绝吗？只是见面而已，假如她真的少腿缺胳膊，那是以后的事情。

说来好笑，不到七时四十五分，我已经在湖滨公园里最尽头的一张靠背椅上正襟危坐。旁边搁着一束刚买来的玫瑰花。说起这束花，我还有一肚子气呢！花木商店的一位翘鼻子的女营业员，大概看出我从不与花打交道，硬塞给我一束开始枯萎的，我耐着性子求她给换一换，她却笑着说：“你说这花‘毫无生气’？但它总是花呀，开得还挺好看呢！其实，你不必吹毛求疵，在公园或者郊外的黑暗处送给女朋友，她哪能看出来？”多事的翘鼻子姑娘始终不肯换，我只好将就。我想，这束花的意义不是仅仅作为被人甄别的记号吗？

我环视这座公园，真美！眼前是开阔的湖面，平静如镜，偶尔被一两尾贪吃的小鱼翻身觅食而弄碎，闪光的碎片在淡淡的月色下跳动扩散；湖岸上全栽着柳树，枝条长得还不算很长，在潮湿的略带寒意的春风中轻轻飘曳着；每隔十来棵这种柔和的乔木，就有一盏路灯，乳白色的灯光并不强烈，透过摇摆着的枝叶，影影绰绰地照着一张张间隔几米远的靠背椅。这种木条造的椅子尺寸特殊，一个人坐时略有宽余，两个人坐时非得紧靠着不可。毫无疑问，它的设计者大概曾是个恋爱专家。

这时，多数椅子被一对对男女占领了。他们有的可能象我一样初次光临，姑娘往往会对不足二尺宽的椅子犯愁，好不容易才忸怩着坐下。有的大概是“熟客”，两人亲亲热热地就座，悄声絮语，把脸贴在一起……

我把目光移开，不想窥看那些幸运儿。见时间尚早，加上头顶恰巧有盏路灯照着，我便拿出刚才经过书店顺便买来的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随便翻看起来。

当我看着介绍郭沫若的《女神》的章节时，一阵浓烈的香水味扑来，把我的鼻子也弄得怪痒的。抬头一看，前面两米远处有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

这个香得过分的人好眼熟，但我记不起在哪儿见过。

她烫着发，发上显然涂过发乳什么的，在灯下反射着光；身穿米黄色的西式外套和暗绿色的裤子，质料不算好，但很合身，裤子还烫得线条笔直；脚穿白色丝袜子和咖啡色高跟鞋，右手挽着一个精巧的奶黄色皮革手袋。

无疑，她就是这次相亲的策划者，也就是我料想中有“体形缺陷”的对象！我暗暗发笑：我真是自作聪明呀！

大概是灯光的缘故，我觉得她的脸近乎大理石般苍白。她的睫毛很长，把一双略深的眼睛遮盖了；鼻子小巧而笔直，但却没有给人高贵的感觉；嘴唇紧抿，下唇好象还被牙齿咬着；在嘴角旁边，有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不但没有破坏五官的和谐统一，反而增添了一种奇妙的效果。我惊叹，她很美！她不是那种光采照人，或者温柔多情，或者灵巧活泼类型的美，而是一种忧郁的，疲累的，甚至有点孱弱的美。用

西方小说的说法是一种“病态美”。

读者们别以为我看惯了囚犯的脸孔，对女人少见多怪，胡乱地赞美这个时髦女郎，而不惜采用资产阶级颓废派的审美观。不！她无疑是美的，正象我身旁那束花中的一朵白玫瑰，虽然开始有萎谢的迹象，但它毕竟还是美的。

“请问，你姓崔吗？”她见我看她，便轻声问。她有一副略沙的女中音嗓子。

我连忙点头，站起：“我姓崔，您是小王吧……请坐……”设想将要和她在这张该诅咒的小椅上挤着坐，我不禁慌乱起来，这怎么可以呢？

她倒好，镇静得象在电影院里那样随便地坐下，刚好占了一半位置，却没有招呼我坐。她随手拿起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翻了翻，问：“你常看这些书？”

“嗯。”我站着应道。

“看得懂吗？”

什么？看不懂我买来干什么？问得太离奇了，我便说：“当然，我喜欢文学。”

“你是个上进的人……有作为……”

这是姑娘家一般恭维的话，我没做声。

“你为什么坐牢？”

好家伙！终于谈到我致命的地方。一年多来，亲戚朋友们为我四出寻找对象，结果都因为这一点而均告失败。对于面前这个“时装模特儿”（这会儿我暗地这般尖刻地称呼她），我实在不抱任何幻想了。一种男子汉的自尊心使我马上

看不起她，我想：哼，除了一张可怜苍白的俏脸皮，还有什么可取呢？或许是个文盲呢！这种人会理解你为什么蹲过牢房吗？

我从不稀罕别人称我作反林彪、“四人帮”的英雄，但我希望人们起码得了解早几年关囚的一大批政治犯是怎么回事。

我冷冷地回答她：“因为政治。”

“没有别的原因？”她用一种慢吞吞的、有气无力的语气问。我几乎耐不住了，这是审讯吗？如此的相亲，我宁肯一辈子打光棍。

“譬如说，”她见我不做声，便启发我说，“偷东西？拦路抢劫？打群架？赌钱？投机倒把？或者乱搞男女关系？”她边说边仰着头盯住我，长睫毛后的眼睛奇怪地闪着一种急切的神色，好象巴望我承认是上述中任何一种的“英雄”。她说的那些字眼象给我塞来一撮死苍蝇，令我连打几下寒噤，直想呕吐，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控制住自己，不至于当场抗议：“小姐，请别践踏我的人格！”

见我满脸不高兴，她微弱地叹了口气，拎起小手袋，站起来向我强挤出一丝笑容，还是有气无力地说：“我弄错了，我以为你是个回头浪子呢。再见吧，我们不用谈了，肯定不成功的。”

“为什么？”我被她弄糊涂了。

“你是个好好的人，你不会看得起我的。再见！”她说完缓缓地从我身旁擦过，象个在医院留医的重病号那样，虚

弱不堪地拖着那双高跟皮鞋，走了。

我迷惑不解，目送着这位高贵小姐。突然，我觉得她的背影和走路姿势好眼熟。在哪儿见过？呀！想起来了，对，就是她！怪可怜的她！

前天，我接到第六中学的教师录取通知书，便到滨河区第二劳动服务站办调离手续（我出狱后一直在该站下属一家街道工厂工作，半个月前参加了招收中学教师的考试），当办妥手续后，肥胖的站长一反常态，居然握着我的手，热烈地向我说一些亲切的临别话，并说他有一个“挺聪明的儿子”，在第六中学念书，恳求我以后多点“关照关照”。

这时从办公室外走进一个高瘦个儿的办事员，他负责目前该站下属的建筑队招工工作。“站长，她又来了，你看是否可以考虑考虑？”办事员恭敬地问。站长有点不高兴，瞪了他一眼，说：“明确答复她，不要！真是的，难道我们建筑队是乌合之众？让她进了建筑队，不用几天，那些小伙子准会被她搞得神魂颠倒，天翻地覆。”办事员唯唯诺诺地应着退出办公室。我也趁机告辞。

在服务站门前，我看见办事员对一个青年女子说：“……你回去吧，我已请示过站长，他说不行……我们招的女工满了。”

我好生奇怪，这个漂亮好看的女子并非要求什么舒适轻松的工作，而是要求干人们认为最没出息的泥水工呀，为什么不可以满足她的劳动要求？听站长的口气，她可能是个浪荡女子，但不见得一定会把他的建筑队搞得“天翻地覆”

吧。

青年女子大概也看出办事员撒谎，她没说什么，一眶泪水象潮水般漫过睫毛的“堤围”。她咬着嘴唇，倏地转身，疲乏地拖着一双高跟皮鞋走了。

没错，她就是现在的她！我不禁脱口而出：“等等，你回来！”

她顺从地站住，转身审视了我一会，然后往回走。

“前天在劳动服务站要求工作的是你吗？”我轻声问。

她苍白的脸陡地泛起红晕，但这种羞惭的红晕很快象沙滩上的浪潮一下子退净。

“我想能帮你点忙。”

“真的？”

“真的。”我奇怪她为什么不会立即高兴。

“什么代价？”

“代价？”我吃了一惊，怪不得她一直用那种警惕的目光看着我，她把我看作什么人！难道她的一生中，从不知道人类的辞典中会有“同情”“友谊”和“助人”等字眼存在吗？

她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我的花，从一朵红玫瑰上一片一片地扯下花瓣，喃喃地说：“一个人帮另一个人的忙，难道不需要代价？况且，我们并不熟悉。”

我不得不向她声明，我不懂那一套！她半信半疑，长久地看着我。

“你愿意到红星针织社工作吗？听说那里很缺年轻女

工。”我这样对她说。心想，她开织机比当泥水工适宜。

她点了点头。

“你叫王什么？几岁？家住哪？”这回轮到我发问她了，但绝不是用她刚才对我的那种审问语气，既然要帮她找工作，我不能不了解她的基本情况。

她皱起眉，沉默了一会：“你坐下吧。”

我只好半屁股坐下，但手臂还不得不碰挨着她的手臂。

“我叫王柔，二十六岁，六年前我已离开家，曾住过塑料厂宿舍，后来再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她用手捂着脸，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王柔？塑料厂？我不禁冒失地问：“你是‘塑料皇后’？”

她还是捂着脸，点了点头。天哪，她就是“塑料皇后”！她就是这个城市臭名昭著的“塑料皇后”！怪不得她提出那样聪明的相亲方法了。象她这样的名声，光明正大是不行的，强大的舆论压力会一下子把她任何美好的幻想击碎。好呀，一个新上任的“孔夫子”和“塑料皇后”相亲，可算是我热心的媒人忙乱中的“杰作”。

我们谁也没做声。她象往常一样用手捂着脸，弯着腰。我望着湖对岸一个建筑工地的灯火，回想着王柔的铁事……

那是一九七三年夏天，当时我还未结婚。一天清晨，我象往常那样，坐在市郊的银湾旁看闲书。这儿绝对优美而清静。没有城里那些令人兴奋难熬的“红海湾”，没有刺